



## 山茶花（北四縣腔）

### 第一章

「欸！鹿皮，鹿皮還毋罉！」

打早頭家一入門，就喔喔喊喊講：「鹿皮毋罉！」。阿榮牯<sup>①</sup>膠阿雄仔本旦跔到亭腳下，喫包粟，閒綽綽仔看斗煥坪<sup>②</sup>路脣，歸排仔个賽夏人做生理。佢兜嘴項包粟个好味緒，吞落肚，感覺異滿足。毋過看著頭家額結結仔，噉噉噉噉講上頭追鹿皮个數量，追到像屎出褲帶又打結——急死人。兩儕滿足个好心情，黏時變到慍慍悴悴、無安無樂。

這幾日為著尋鹿皮，商郊上上下下个承勞仔，逐儕無閒到換轉。今晡日頭家又喝喝咄咄喊大家再尋鹿皮。連頭家盡惜个阿雄仔也佇毋著。

「頭家愛恁多鹿皮做麼个？堆山寨海仔還毋罉！」

「聽講鹿皮賣分荷蘭人，荷蘭人又將鹿皮載到長崎，賣分日本軍人做戰袍。」<sup>③</sup>

「日本會落雪，著鹿皮正佇得著！」

「憨痴！著鹿皮毋係為著保暖！」

「插槩佢為著麼个，有錢賺盡重要！」

「死愛錢！」

死愛錢个生理人，將鹿皮賣分日本軍人。遠位个日本軍人，為著爭權奪利，著起鹿皮，人刷人；半夜乜無想著，嘎害著臺灣人舂頭磕額人刷鹿！這無字眼个事，搵到大家心肝拶拶，越想越諗。

阿榮牯摻包粟梗用力擲到草坪項去，像愛擲忒尋鹿皮个煩惱共樣。無想著將包粟梗擲到草坪去後，坐到厥腳脣，伏等眼睛睛个烏狗仔，嘎颯起來，追個飛到半天高个包黍梗，又將包粟梗銜轉來。阿榮牯想笑又笑毋出，故一口大氣講：「戇狗仔！」

阿榮牯慢慢仔行到山地人做生理个攤仔，想鴨嫲嘴罔吮也好，加減看山地人有賣鹿皮無？

路脣歸排仔个賽夏人跔等賣東西。簍仔肚裝芋仔、老薑、山藥、野菜、木米等農產品。籠仔肚有幾隻竹雞仔咯咯滾跳來跳去；還有人拿獵來个兔仔、雉雞來賣。佢尋來尋去，偏偏無看著人賣鹿皮。頭家愠愠悴悴个樣仔，又在厥腦海中出現咧。

佢行到賣糯米酒个攤仔，米酒伯本來同賽夏長老講話，看著輒常來交官个阿榮牯，就歡頭笑面遽遽用竹杯仔，裝米酒請阿榮牯啣。米酒伯个面，分日頭曬到烏刻刻仔，一雙粗到像老薑嫲樣个手，兜等竹杯，杯中米酒略略仔晃晃激激。

阿榮牯實在無意白食山地人辛苦焗个酒，毋過，佢知若係拒絕山地人兜來个酒，係盡無禮貌个事，故所，佢接過酒杯。

「先生，吾歸籠仔竹雞便宜賣你，好無？」

阿榮牯隨時回答：「仰做得！上擺該籠竹雞仔，旨載到食店賣，就死忒幾下隻，害涯分頭家刻臭頭。」

「拜託！吾舖娘降細人仔，欠所費。拜託！」

最後 2 隻字：「拜託」講出來，像會噉出來共樣。

「若舖娘降俵仔，抑係降妹仔？」

「降俵仔，毋過乳毋罉！」

「毋罉乳！就愛煮雞酒分若舖娘食呀！」

「米缸空空，雞仔愛留來換錢買米食。先生，吾歸籠仔竹雞便宜賣你，好無？」

米缸空空，無飯食个苦處，惹起佢心酸个回憶，也激起佢無論如何愛幫助人个英雄氣概。這係厥个本性。了解佢，摺佢共心个人會講：這種性格係難得个優點，毋過也會帶來災難。

「恁樣，偈來想方法！」

佢爪頭想方法个時節，看著好起空起樺个阿雄仔，慢慢仔兼身過來，暗中偷聽。

賣竹雞个人頭領尾著，又兜一杯米酒敬佢。阿榮牯一口啣下去，無想著阿雄仔對佢大聲講：「頭家吩咐：若係看著你同番仔食酒，又膏膏滯，愛同佢講。這下你無命哩！」

阿榮牯聽著這逆耳个話，一時間新仇舊恨湧到心頭，火屎燦天，對這弄釐弄凜个小人，嘎失忒理性，一句話就毋聲，就用拳頭嫫拂過去。

阿雄仔無提防分佢拂幾下拳，跔等四腳惹天，橫到酒攤仔去。酒盞仔鏗令鏘亮打爛忒哩！該雞籠仔也貶轉來，竹雞仔噤噤咕咕嚇到半生死，四散跳走哩。

阿雄仔分盞仔析刺著細腳髀，血流血濯。佢大嫫聲呻生呻死。黏時厥頭家帶 2 位承勞，隻隻鬚菇惹惹，像愛食忒人樣，趕來教訓阿榮牯。

頭家大聲罵：「夭壽子！講毋聽！打分你死！」阿榮牯遽遽閃開，佢知頭家發譴也，毋閃開正係惹仔。

長老撈幾個賽夏人，對這忽然間發生漢人打漢人个著火場面，反應毋掣，企在脣邊，眼盯仔看到呆忒。等看著該兜人愛打阿榮牯，正歸群仔圍上來，想愛保護佢。

賽夏人盡惱同人冤家羅債。逐擺辦 pashta'ay(矮靈祭)時，長老就當虔誠求矮靈原諒，同時教訓族人愛和和接接對待人。四日三夜反反覆覆吟唱：毋好毋記得矮人个叮嚀，毋好同人冤家。故所，希望有事慢慢講，無必要嚙牙齧齒，動手動腳。

頭家看著賽夏人个竹雞四散飛走，咕咕滾个雞噉聲打消頭家个火氣；洩到歸地个米酒香，提醒精明个頭家毋好惹賽夏人。看著兩三儕賽夏人圍上來，話著愛尋佢出水，討賠償米酒撈竹雞仔个錢。頭家本來面北北仔，像翻書樣仔，翻到頭領尾著該頁。

「唉喔～喔！長老！恁久無看著哩！看起來異春風喔！」

長老本性毋係嘴甜舌滑个人，平時罕得同人講虛虛假假个話。毋過，到底係巴掌生毛个老手，知人情留一線，日後好見面个道理，故所回答：「托福！托福！」

頭家感受著賽夏人毋會像打石个堵著打鐵个——硬堵硬；也毋會打帳仔絡食，嘎得寸進尺要求：「長老！來去山肚打鹿仔好無？這下當缺鹿皮。」

「鹿仔緊來緊少，愛深山肚正有。」

「入深山也無要緊！大家共下去呀！」

長老笑弛弛仔，心肝肚毋想答應外人入山打獵。毋過，賽夏人無黏時拒絕人个手腕。

佢目珠東看西看，緊想有麼个理由拒絕人，正毋會得失人。

阿榮牯到底係同頭家食頭路个人，自家知也有一分尋鹿皮个責任，就緊領頭向長老表示可以答應頭家上山打鹿仔。頭家乜看著阿榮牯同長老打暗號。恁樣，佢看阿榮牯个目神仔，就變到較無恁沉毒。

軟心个長老向頭家解釋講：「山頂个人，無麼个歡迎平地人上山打獵；鹿仔个價錢又恁低。」話語雖然還異硬，心肝明顯開始變軟。老鳥精樣仔个頭家，當然趕緊把握這機會。長老言講煞，頭家隨時接嘴講：「1張鹿皮本來4個銀，這下加錢，5個銀1張；還送1條大豬分你拜天神。對別人無恁好啲！」

阿榮牯知1張鹿皮賣分日本人最少有16個銀。過手个生理人賺恁多錢，山人分人剝還毋知，異衰過。

佢目眉毛皺一下，想愛恁清楚到底1張鹿皮愛賣幾多錢正合理。迷迷糊糊中，聽著長老答應頭家三月半前兩日共下來南庄打獵。

原來賽夏族逐年三月半揀秧仔時節愛敬天神<sup>④</sup>。長老希望獵著鹿仔，鹿皮拿來賣，鹿肉拿來請人客，又還有大豬可以拜天神。到時大大細細酒醉飯飽，歡喜擺天个情景，係盡幸福个畫面。連追雞仔追到一身汗，搨等雞仔个賽夏人，聽著愛刷大豬敬神，也跔等暢到笑嘻嘻仔。

## 第二章

三月个春光滿山滿坳。東一頭，西一頭个苦棟樹，歸樹仔開等淡紫色个花，帶來錫人个溫柔。一群綁等褲腳，腰插短刀，背等箭仔个獵人，在樹下鑽來鑽去，實在撈山肚个恬靜毋合家。

其實恬靜係人个心情。你恬恬聽，正一息仔柔柔个風吹過來，就聽得著樹葉唏唏簌簌響。鮮鮮个坑壩水，在腳下噤哩咕嚕唱歌仔。

對想愛獵鹿仔个人來講，愛恬靜下來係不可能个事。佢兜講話大嫵聲，還會用兩隻手圍等嘴脣，向對面个山大聲喊：「喔～伊～喔！」看有回聲無？今晡日吵吵鬧鬧个場面，毋單止阿榮牯佇毋著，也惹到頭家出聲喝咄：「猴精仔！恁大聲，鹿仔走淨淨咧！」

眼前係一座高大个山，在藍天下企澄澄。山頂沒到雲肚，歸山仔个樹林，生到鬢鬢塞塞。齊腰个芒草，會掃人个手髀膠膝頭。

日頭斜斜仔照過來，芒草个露水還一粒粒滾來滾去，行無幾步腳，褲腳就溼溶溶仔。阿榮牯个「躉狗」，在佢面前歡喜攏天，颯上颯下，還不時轉頭向佢看。

阿榮牯大步蹶山，紅羅花色个面，在日光下，顯現青年人个緣投，毋過，目神仔總係老人氣相，歷盡滄桑个樣仔。

想起 4 年前，原鄉阿爸發譴大罵佢歸日仔擎刀擎棍練武，毋讀書。阿爸教示佢講：若係毋上進，就愛去咖喇叭（印尼雅加達），拚一番大事業；無就死路一條。厥姆無奈何，只有變賣金器，勸佢漂洋過海去打拚。佢只有離鄉坐船過南洋。

無想著坐著賊仔船，將佢身上值錢个東西搶淨淨，臨尾膠佢擲到大海肚。

好在潮流將佢漂到中港溪出海口附近，分撈魚仔个兩公婆發現，遽遽請人搵手牽罟，將佢扛轉屋下。

等佢暈醒過來，看著漁家苦到屙痢肚，敗勢再擾攪人，就連夜向頭份行去，在土牛下停跔。

其間能得換一口飯來食个事，佢就肯做。無論揸秧仔、蒔田、掌草、割禾、捆禾稈、種番薯，樣樣做過。

包尾同人掌一群牛仔。有一日，佢在樹下睡當晝，毋知醒。牛仔走散忒，分人偷牽走幾下條。主人將佢揭一身酪酪後，喊佢毋使再過來掌牛咧。

無幾久，頭份斗煥坪專門摺賽夏人做生理个店頭家，打探到阿榮牯有一身武藝，就請佢來負責割貨兼做保鏢。

離鄉背井後，發生恁多胚想毋著个事，這下想起來會發尸驚。毋知故鄉个爺哀身體康健無？該哉人生還旨行到底，正開始。毋知將來有好夢好發無？佢拿撥刀撥腳前鬢絞絞个芒草，一心一意，愛開出一條路來。

佢異久無來山肚咧，罕得鼻這恁清香个青草味。佢大力散氣，享受這難得个空氣。佢仰頭看毋著蒼天，日頭分樹葉仔遮忒咧。一陣柔柔个風吹來，日光就像分篩仔篩過共樣瀉下來。一條條金線從天頂射下來个美景，引起阿榮牯對大自然个敬意。

該位有鳥仔轉竇个聲！「啊！臺灣山娘！長長个尾，青藍个毛，恁靚！」人一喊，一團飛行个繡球，像一支長尾箭，平平順順溜過頭那頂，飛向山窩，消失在青葉滄淪个樹林肚。

「山地人異幸福，歇在好所在。」

山窩邊，草竇有鳥仔咕嚕咕嚕个聲音。戇狗仔頭犁犁恬恬仔爬過去。拍拍——拍——拍，一對竹雞飛起來。一隻有紅髻，尾較長；另一隻黃灰色，較秀氣。佢射過去，咻——紅髻个竹雞跌到草竇。戇狗跳等去拈轉來，尾蹠蹠仔，像功勞當大共樣。

「阿榮牯！細鹿仔走過去仔啲！逐到鹿場去，莫分佢走忒！」

細鹿仔分人追个時節，會東撞西撞，死命閃避後背个獵人。有時像自殺共樣，跳到崩崗下。鹿仔若係跌到崩崗下，獵人看得著，嗶拿毋著，只有眼擘擘，餵野狗哩！故所，一群人打算將鹿仔逐到平洋个鹿場去。到時在鹿場正用箭仔射，鹿仔就走投無路哩。

忽然間，一頭細鹿仔從草竇撞出來，背囊汗流脈絡，油金油金。背囊骨軟襲襲仔，撞來撞去時，鹿身上下波動，實在有靚。4隻腳蹄，點到地面，像跳舞共樣。

阿榮牯看這靈巧个生物看到惹忒，哪還記得愛將鹿仔逐到爽平个鹿場。

細鹿仔躍過山溝，飄到翠竹林去咧，還返頭張望，像感謝放佢一條命共樣仔。一瞞目，就走到無影無蹤吔！。

「一條鹿嫲又走過去哩啲！遽遽逐到鹿場去！」又一陣朗朗地个喊聲。

一條大鹿嫲分人逼到黃泥色个山壁脣，氣杳杳仔看等阿榮牯。溼漉漉个烏鼻公顫無停。該雙琥珀色个大目珠含等目汁。肚筍又大又圓，像會弓暴忒共樣。阿榮牯知這大鹿嫲隨時會降子，故所，遽遽退後幾步，閃開兜仔，分大鹿嫲躍過山溝，逃命到翠竹林去哩。

佢聽著翠竹林个竹葉搖來搖去，沙沙滾个聲，像係同大鹿嫲加油个音樂。

頭家三步併兩步從鹿場飄下，惡桀桀仔對逐鹿仔个人大聲罵：「逐鹿仔逐到尸肏壠！偃在鹿場就看著鹿仔躍過山溝去，到今無一頭鹿仔逐到鹿場來，譴死人！」頭家闕到蹦跳，罵無停。



阿雄仔逐鹿仔逐到汗流脈絡，無想著嗰分頭家罵到無一坭好。分人罵到眼茫鼻花發琢愕个時節，忽然間鬚惹惹仔講：「阿榮牯顧後尾，係佢漏忒个呀！」

頭家个三角眼睇向阿榮牯問：「你毋係毋知上頭當當追鹿皮，你恁懈怠，麼个意思？」

無想著阿榮牯照實講：「一條係細鹿仔，還言大；一條係鹿嫲，會降子吔！仰做得剝皮？」

頭家聽著這兜狗屁話，譴到噉核講：「你腩面腩面挑事个！逐擺毋知整凟又好大主大意！無教治做毋得！」講忒就拿尖竹棍仔刺過去。

阿榮牯係練過武个人，閃臨時刺過來个棍仔，也毋係難事。毋過，六、七個承勞仔看頭家出手吔，黏時像一群兇鬼樣仔，圍過來打阿榮牯。

棍仔敲來敲去、乒乒乓乓个聲，將鳥仔嚇著四散飛。每一招就有兩三儕擒上來。等阿榮牯顧頭前个時節，阿雄仔對後背刺過去。跔等阿榮牯肩胛背流一大片个血，白衫變溼漉漉仔个紅衫。

一群人打到當合線，草竇个草蟻、草啣仔早就囷起來吔。

頭家可能愛尋較大个罪名來教訓阿榮牯，來增加自家制裁承勞个正當性。佢企到脣項大力喊：「死戇錘！鹿嫲、鹿子毋會捉轉去畜？」

阿榮牯 1 人對 7 人，相打到這下已經目赤赤、胘嘜嘜仔，像一條受困个豹仔，毋過還嘴硬：「捉轉去，畜毋生！會死忒！」

「死好叻！狗食糯米無變！」頭家譴到嚙牙齧齒。

「人忒自私會得報應！」阿榮牯盡力牯喊。佢放勢喊个聲音，對四圍个山迴響。儕儕聽著山頂低沉个回聲，雞嫲皮膨膨起。

到底一人難敵眾人，阿榮牯想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个時節，腳嘎徑著油桐樹根，無企正，伏下來。隨時六、七枝棍仔像雨點樣敲落去，敲到佢失魂忒。

頭家跔等出聲下令：「好哩！這係厥个報應！」一群承勞仔黏時恬手，緊敲大氣。

佢兜看阿榮牯歸身烏青，血流血濯橫到樹下，毋會停動个樣仔，心肝肚有一息仔哀憐。毋過，還較多个係驚死，驚像阿榮牯分人打到半生死。

臨尾，佢兜將阿榮牯擲到草窠毋插佢，就下山吔。頭家想阿榮牯若係分野狗喫忒，也準堵好。

### 第三章

長老帶 6 儕賽夏青年另外在 olrok ( 鵝公髻山腳下 ) 用獵狗追獵物。等獵物經過各儕守个崗位時，就用長矛刺過去。辛苦一晝邊，逐儕人个 hobos ( 揸袋 ) 裝等幾下隻獵來个竹雞、兔仔。大家歡歡喜喜，愛去山溪脣煮飯食。一路山歌朗天，有講有笑。

眼前有一大頭弓蕉樹，樹頂弓蕉堵堵熟水。金黃色个弓蕉還錫人哪！長老个佬仔用山刀將弓蕉一托一托割下來，用 kaway 網袋裝等。

來到山溪脣，擇一隻較平个大石牯，頂頂架起細鑊仔煮飯。無幾久飯熟哩，就將溪肚捉來个蝦公放落飯窠，撒兜仔鹽。逐儕人歛哩呼嚕食到歡頭喜面。

食飽又食弓蕉。一位後生仔，一面剝弓蕉皮，一面對長老講：「想毋通平地人做麼个恁好計較！為著山田會相爭比背，恁毋值！」

「係呀！山肚个東西，大家共下用；有酒共下啖，正快樂。」另外一位後生仔緊講緊扭尸肱，脫體暢个樣仔。

長老正愛開口講話个時節，一條狗仔對佢吠毋停。後生仔跔下去，拿起一粒石頭擲狗仔，擲著狗仔个肚筍，狗仔還較吠無停。

長老忽然間大聲講：「係戇狗！阿榮牯个戇狗！佢出事哩！」大家像感染著麼个災難樣，通體企起來。

長老隨時下令：「東西收收起來。跔戇狗尋阿榮牯。」戇狗吠一聲，返頭看一下，看長老跔等來，就向前行，尾拂無停。

阿榮牯對天眩地轉中醒過來，目珠皮躡起來，跔等又眨下來。再過1刻時，目珠皮無恁重咁，擘目看著油桐樹葉蒼蒼翠翠。佢想像若係葉間一栲栲个油桐花盛開，風一吹，花片慢慢飄下來，像仙女下凡樣，停到佢胸脯項。又想像歸片个花像白雪飛散樣飄下來，配合等弦仔伊伊喔喔个音樂，油桐花糝到厥頭那毛、厥面、厥手、厥腳。歸尾，在一層貴貴个花毯掩蓋下歸西，該係仰般排場个死法哪！

阿榮牯歸身仔痛到停動毋得，好在頸根做得轉環。佢轉向右片，看著不遠處，有一蕊孤單个山茶花，恬恬開在綠葉間。紅紅个花對等阿榮牯，像溫柔、得人惜个細阿妹仔同情佢、守候佢共樣。佢在絕望中有花做伴，將佢受苦受難个痛楚，減輕一息；也將厥男子漢个目汁錫出來。

在目汁闌干中，四圍恬肅肅仔，只有烏仔絡食个噉聲，摺風吹青草窸窣窸窣个聲音，將痛苦个時間慢慢移徙。

忽然間，遠位傳來懸狗个吠聲，續等又聽著人緊搐搐仔个腳步聲。佢想：有人來救哩！該哉！

「唉喲！傷到恁嚴重！慢一息仔就無救吔！」賽夏青年跔下來查看阿榮牯个傷口。

「平地人仰會恁奇怪！為著山田會拚死命，連共下打獵也相打！」賽夏青年一直恹毋通平地人好鬥个想法。

「平地人愛請 koko' ta'ay (矮靈) 教治正做得！」這句話使著大家笑到吃吃滾。

長老想這下毋係講笑个時節，跔等決定：「遽遽大家輪等背佢下山，放到吾屋下。偃去摘 Gabou Laihai 藥草！」。

## 第四章

用竹仔搭个 2 間平屋，看起來清清爽爽。屋背係鬢鬢塞塞个樹林，竹雞在樹下跳來跳去，又唱歌仔，又尋伴。屋前幾頭弓蕉樹，樹影遮等異多頭山茶花，花色紅炯紅炯，像細阿妹仔个面，恁得人惜。

阿榮牯坐到門口个竹椅項，目神渺渺茫茫。想起自家恁衰瘵，分人打到半生死。雖然賽夏人救佢一條命，毋過歇到這生疏个地方，毋知愛仰般正好！

當初離家過海來臺，一心打拚愛出頭，無想著這下衰到至極，停動毋得。想到這，嘎目汁闌干。佢用手蒙等目珠，鼻窹窹仔。等聽著長老个妹仔，兜一碗藥湯行前來个腳步聲，佢遽遽摻目汁粹燥來。

長老摻平地人買轉當歸、川芎、血竭、沒藥、馬錢子、土鼈蟲後，喊妹仔放 3 碗水，煲伸 1 碗湯，就兜分阿榮牯啉。長老个

妹仔將阿榮牯肩頭个藥草掀開，因為藥草黏著爛皮个肉，擲皮扯癩，阿榮牯痛到敌氣恬忒，就像分人用尖刀刺著心臟共樣恁痛。毋過，毋敢喊痛。佢目珠眨等，嚙等牙根。

「仰仔呢？恁痛係無？」

阿榮牯緊拂頭，本本用一隻手蒙等目珠。這種刺肉个感覺，連續 10 秒鐘後，佢敌一口大氣講：「唉！一事無成，走投無路，無面好見人！」

長老个妹仔輕輕仔洗阿榮牯个傷口，笑微微仔講：「毋使愁，全家歡迎你！你就將這屋當做自家个屋呀！」

這句話溫暖咗阿榮牯个心，佢慢慢仔將蒙等目珠个手放下來，含等目汁。佢一時間，幻想眼前个人，係阿姆个化身來照顧佢；又像自家个老妹恁親切，恁得人惜。

兩儕恬恬無講話，只有屋簷鳥嘍嘍喳喳个聲。一睏仔，阿榮牯像想起一件重要个事情共樣，輕輕問細妹仔：「大家喊你麼个呢？」

長老个妹仔看著眼前正流過目汁个男仔人特別緣投，心肝兵兵滾，輕聲說：「阿爸盡好種山茶花，講這種花係臺灣个牡丹，故所吾个小名安到『茶花』！」

阿榮牯聽咗，心肝頭一陣酸，一陣甜。佢目聚聚仔看等弓蕉樹下紅霞紅霞个山茶花。想起受傷該下，橫在草竇，最孤單、最衰弱時節，摺佢做伴个係山茶花。現下，眼前一位真實个人，也安到「茶花」。仰會恁堵好！佢仰會恁有幸，得著「茶花」个溫柔？佢嘴項唸唸唸唸：「茶花、茶花！柔枝嬌容對偈開！」

茶花聽著阿榮牯恁深情一遍又一遍唸厥个名仔，敗勢到面紅濟炸，遽遽將換藥仔个事情做忒，就鑽入灶下去哩。

## 第五章

阿榮牯朝晨醒來，目珠皮擘開，看傷口大體燥皮吔，試著身體鬆爽加異多。佢行到桌前，拿起留分佢食个粟仔板，緊喫緊行到屋前个大坪地。看往山腳下，看著長老歸屋下人在田肚種粟仔。無論大人細子，男男女女，七手八腳做田事。阿榮牯慢慢仔行出去，也想去田頂加減搵手做事。

一波一波个矮山頂，芒草生到塞塞。白茫茫个芒花隨風搖擺，鷓角仔飛來飛去。山腳下一畝一畝仔个粟田燥絲絲仔，草蜢跳來跳去。

因為冬下仔雨水少，驚挖起个泥，隨時燥忒，故所，種粟仔个時節，一儕人挖泥，一儕人跣等種粟仔。長老个俖仔嘍嘍啣啣講：「泥硬砢砢仔，恁難挖！」

長老睇一眼俖仔，溫溫仔講：「收成毋好，愛煞力牯啲！」

阿榮牯聽著後，行前來對長老講：「種東西無水仰做得！佢去尋山泉水，用竹笕透水過來，浸加幾日，田就軟吔！」

長老聽吔，笑微微仔點頭對族人講：「大家共下去斬麻竹，做竹笕透水！」

大家在竹園斬竹仔个斬竹仔；剖竹仔个剖竹仔；擘竹仔个擘竹仔，大家無閒直掣，用竹笕將山水透到山田。

阿榮牯還勸長老買牛仔來犁田。也教大家揀秧仔、蒔田、掌草、割禾、捆禾稈、種番薯各種耕種个要領。自該年開始，粟仔、禾仔个收成就變較好。大家想這係阿榮牯个功勞。

有一日，大家辛苦做一日田事後，準備歇暍吔。天頂一群群个鳥仔也轉夜哩。食飽夜，長老摺俖仔坐在門前个竹椅寮涼。阿榮牯到浴堂洗身。長老看妹仔行過，喊佢也兜一張凳仔來坐。

「茶花，嫁分阿榮牯做得無？」妹仔無想著阿爸會直接問自家个終身大事，一時間毋曉得愛仰般應話正好，只有頭犁犁扭衫角。

「僂族人異多收平地人做養子；妹仔也異多嫁分客家人个。」阿爸緊講緊頷頭，表示賽夏人摺客家人聯姻毋係壞事。

「阿榮牯又聰明又肯做，係人才。」阿哥也贊成老妹个終身幸福託付分阿榮牯。

「阿爸做主。」茶花背尾講出這句話，逐儕人都感覺異自然。因為細妹人對未來个終身大事，恐驚選毋著，驚怕自己應付毋來，故所，大體毋敢大主大意，會請爺哀做主。好在，阿榮牯有人緣，茶花也滿心期待將來有幸福个日子。

阿榮牯對浴堂行出來，著一條水褲頭，加一領袷仔。兩隻結實个手髀烏金烏金，看起來，人會恠著佢係山地青年。到這下，佢个食著習慣已經摺賽夏族完全共樣。長老看眼前个後生仔，又紮增又精靈，十分滿意。

長老向阿榮牯講：「八月半邊仔，摺茶花來定親好無？」阿榮牯聽咗，面紅到耳公，偷看一下靚膩膩仔个茶花，無想著厥个面還較紅。佢心肚歡喜，一時間講毋出話，遽遽兜一張凳仔放到長老脣項，坐下來。

「愛開始浸米酒。辦喜事時節，愛異多米酒來請人客。」長老開始計畫辦喜事哩。

「還愛選一頭杉仔，好好照顧。」賽夏族个風俗：細妹仔定婚後，愛選一頭杉仔樹，永久毋好斬忒，表示毋變心个意思。

阿榮牯長年透天受著這長者个痛惜，佢一路里來毋識講出感謝个心意，單淨怪無路用个嘴，講毋出好聽个話。毋過，這下目珠眶略略仔含等目汁。

「佢會請媒人來參詳，看愛幾多聘金。」阿榮牯想起客家人定婚个禮俗不可少。

「毋使，毋使聘金！」長老將手頂个竹煙管搖來搖去，煙在空中慢慢仔上昇。

「至少愛買珠裙送兄弟正做得。」阿榮牯過意毋得。

山地人會將螺貝、琉璃珠攆到衫摺裙仔頂，重要个場所男、女都做得著。也做得用來交換物品。1 件珠裙可換獵狗 1 條或者手織布 6 匹。

「毋使準備珠裙，照你客家俗，舂糝粩敬天公、拜阿公婆。有誠意就做得。」長老寬容笑面，和和妥妥講出賽夏摺客家風俗和諧共存个方式。

到這時，阿榮牯像窮木匠開張——只有一鋸（句）：「盡感謝！」續等企起來拱手行禮。補加一句：「到擺會報答！」長老聽仔，嘴角翹起來，暢蹠蹠仔。

第 2 日，臨暗仔，阿榮牯對田項做事轉來，無看著茶花，心肝像失忒麼个東西共樣毋鬆爽。佢走去菜園試尋茶花。看著茶花彎腰淋菜个身影，佢無心無性个心情，黏時得著掌平。

阿榮牯笑嘻嘻仔拿起杓嫲，摺茶花共下淋菜，兩三下就淋好咧。兩儕淋好菜，阿榮牯隨手摘一條笏瓜來食，慢慢行等轉。茶花嫩襲襲仔个面，襯出白雪个牙齒，在紅霞紅霞个日頭下，盡像一蕊盛開个山茶花。



有一對蝶仔，在頭前飛舞。半天高一雙白翼仔愛歸巢咧。花姑仔飛呀飛仔，停到阿榮牯个衫袖項。茶花想愛將花姑仔輕輕仔撮起，無想著嗰分一陣風吹走。花姑仔飛到天空个情景，觸動茶花个心事。

「欸！你若係去唐山，會毋轉來無？」

「你識看過鴛鴦分開个無？」

阿榮牯講這句話時，目珠看向遠山，目神專注。茶花聽仔雖然心肚合意，毋過，還恐驚阿榮牯係嘴甜舌滑、賣嘴花个人。

「唐山个爺哀會喊你討唐山姑娘無？」茶花當毋放心个樣仔。

阿榮牯第一擺感覺著茶花个愁慮恁嚴重。想自家來到長老个屋下，雖然無「在人屋簷下，一定愛磬頭」个愠悴，毋過，不時心肝掛吊等个係：救命之恩，愛仰般還。今晡日，聽著茶花毋安心个問話，正知佢个愁慮，毋會比自家少。佢毋盼得茶花為著兩儕个幸福煩惱。佢咬一口笏瓜，拿到茶花个嘴脣講：「平地花仰會比山茶花靚呢？」

「唉喲！人講正經啦！」茶花拂頭，閃開嘴脣个笏瓜。

「好！講正經个！偲兩儕拜這頭杉仔，求神保佑，永久毋會分開。」

「你去到哪位，偲乜愛跔到哪位。」茶花一隻字、一隻字講出這句話，用直接又簡單个口氣，表示佢對阿榮牯堅強个愛。

佢兩儕行到阿爸選好个頭杉仔前，阿榮牯摺茶花合手誠心敬拜。阿榮牯對杉仔細聲講：「樹爺保佑偲摺茶花雙雙對對、永不分離、雙竹透尾。」還心肚發願：將來有發展，愛在這頭杉仔樹下起一間伯公廟，保佑南庄山水清明，大家平安。

## 第六章

日頭落山哩，歸陣仔白頭公嘍哩呱啦飛轉樹林。逐個賽夏後生仔背等兔仔、竹雞、斑鳩仔……大嫲聲唱山歌，沙鼻攏天，摺獵來个東西，交分婦人家處理，準備第 2 日敬神用。

忽然間，遠位傳來朗天朗地个聲。大家斡頭看過去，看著阿榮牯摺長老个俵仔扛等一條大山豬轉來。豬仔既經軟怠怠仔，久久正嘍一下。

大山豬係敬神時盡有體面个祭品。儕儕人看著阿榮牯獵著大山豬，歡喜靈天，三步併做兩步，走去迎接。

「阿榮牯目珠當金，遠遠看著泥混混个山豬，就射過去，當準！」長老个俵仔比手畫腳，說阿榮牯說無停。

這擺敬神順便愛選長老个繼承人。大家來到女巫師个屋下請佢竹占（kamaromhap）。長老誠心請神个儀式過後，開始將繼承人个人選請示神明。逐個人選請示神明个時節，該細圓管隨時對竹管跌下來，表示神明毋同意。經過歸日請示，無一儕人得著神明个同意。一次又一次，女巫師又念咒文又擺竹管，該細陶圓管叮叮咚咚跌下，撼到女巫師汗流脈落，還無結果。

到斷烏，長老想：選繼承人个事，總愛有結果正好，就決定：「去喊阿榮牯來試看哪！」阿榮牯行暗摸胥疏个山路，煞煞趕到女巫師个屋下。

女巫師對阿榮牯做法後，當奇怪，該細陶圓管企到竹管項毋會停動。女巫師用手對細陶圓管煽風，乜共樣毋會跌下來。大家恬恬無講一句話。肅穆个空氣逼大家接受嚴肅个神意。就恁樣阿榮牯開始有全新个身份——賽夏長老个繼承人。

## 第七章

阿榮牯帶五、六儕來到深山肚个獵寮，準備出發打獵。逐個青年打赤膊，著短褲，絹頭巾。有幾儕加披肩，搵兔皮做个袋仔膠弓箭。獵狗雄蹦蹦仔，尾拂無停，像等毋掣愛出發打獵樣仔。

來到山林半天高个草竇，看著著驚个羊仔，賠命逃走。羊仔躍往上个形影實在靚。還較生趣个係，羊仔逃就赴毋掣咗，還會表演原地四腳伸直躍往上个把戲。這係向獵人展：佢當紮，你追毋著。

故所，聰明个山地人會在畜生行過个位所，做當多哇黑衣（陷阱）。該條羊仔當衰衰，堵堵踏著哇黑衣，腳分夾仔夾著哩，悽慘个噉聲，傳到對面个片山。戇狗聽著羊仔咩咩滾个聲，煞煞躍過去。

無想著戇狗也踏著另一隻哇黑衣，腳也分夾仔夾到溜皮溜骨。大家圍過去捉羊仔；阿榮牯遽遽救戇狗仔。

阿榮牯拿起血漬漬仔个狗腳，愛將夾仔剝忒該時節，戇狗噉惡桀桀仔咬佢个手髒。阿榮牯痛到喊阿姆哀，倒退幾下步。

阿榮牯个手髒紅腫異多日。佢恹著：打獵過日仔毋係辦法。山頂个動物，緊來緊少。無幾久，野生个鹿仔、羊仔通體會滅淨淨。為著顧好族人个生活，認為還係耕種正係長遠个打算。

阿榮牯決心開墾南庄，佢來到大河底尋故鄉人共下來種田。績等當多客家人乜想來南庄耕種。阿榮牯非常歡迎，還發腰仔牌（入山證）分佢兜。客家人得著賽夏族个保護，就相賽入南庄開田。田美到南庄个田，一片青溜溜仔，大家生活安定哩。

想起長老往生个夜，阿榮牯親手膠佢个目珠皮掩眨下去个時節，就答應長老會帶族人做一番大事業。

無想著一番大事業毋係三下鑊頭兩畚箕，恁簡單个事。自家認為有價值个事，輒常會緊來緊大膽去做。可惜大膽就像哇黑衣（陷阱）共樣，人輒常會踏差，跌落去。

該央時，彰化个客家人摺學老人冤家羅債，擎刀揭斧，鬥到當合線。因為客家人數少異多，打毋贏人。阿榮牯聽著客家人分人欺負，悶掉掉仔，就透夜仔，帶賽夏人弛崗打陣，趕到竹南街打學老人。一場廝殺後，刷死異多學老人。

學老人到官廳燒阿榮牯个壞話，講佢擎頭擎腦愛造政府个反。佢像草蜢惹雞公共樣，事情緊來緊大條，歸尾，官廳派兵來捉人哩。

茶花背囊揸 1 個細子，手項牽 1 個俵仔，歸日仔跔等阿榮牯毋肯離開一步腳。佢為著阿榮牯分官廳通緝，會判死刑个事，食睡毋得，油頭浹面、哀腸哀肚。

「你遽遽園到深山肚去。」茶花勸落喪落喪个老公逃命要緊。

「佢兜會捉你逼佢出來。」阿榮牯坐在竹椅項，頭那犁犁，額皺鼻皺，像鬥輸个雞公。

「佢跔你去深山肚，就捉佢毋著。」茶花無一句責怪个話，顛倒愛跔等食苦，阿榮牯心肝還較痛。

佢想自家到底係英雄抑係惡霸？係可尊敬个人抑係罪犯？這擺个劫數使到佢失忒自信，想毋解一生煞猛打拚个意義在哪位？佢毋知愛仰般生活下去。官廳天羅地網捉拿个告示，逐張就有佢个畫像，想著就會發尸驚。

阿榮牯軟怠怠仔看茶花背囊个細子，嬰兒仔嫩襲襲个面頰卵，係恁單純自然，堵好安慰佢複雜恐懼个心；茶花手項牽个俵

仔活潑又康健。這係佢生命能得傳承个保證。有這保證，對死亡个逃避，就無恁認真哩。

本旦，茶花驚阿榮牯分官兵捉去，心寒膽顫，嚇到溷溷掣。茶花平時對阿榮牯微微末末週到个照顧，摻自我犧牲，就係驚麼个危險可能會發生在阿榮牯身上。這下，佢打算所愛个人，若係分官兵捉去斬頭个時節，佢決心相陪相隨。佢認為能得摻所愛个人共下死，係盡有價值个事。

「茶花，佢對毋起賽夏人！」阿榮牯自來南庄後，罕得講出「賽夏人」3隻字。

「分麼个客家人、賽夏人！」茶花个口氣雖然餒餒仔，毋過目神仔顛倒堅強。

「佢若係無在屋下个時節，愛好好照顧細人仔。」阿榮牯講話細細義義，驚交代後事，會嚇著茶花。

無想著茶花心肝在在講：「細人仔天生天養，毋使愁。」

阿榮牯看著茶花安然自在，放心不少。毋過又驚茶花聽毋識「無在屋下」个意思，就試問講：

「佢若係放草魚，你愛仰般？」

「『放草魚』係麼个意思？」

「『放草魚』就係轉唐山賣鴨卵，有去無轉。」

「佢乜愛跣你放草魚。」阿榮牯聽著這句話，著驚一下。茶花若係斷真做戇事，愛仰結煞！遽遽兩隻手扳等茶花个肩頭，痛煎煎仔講：「你做毋得恁樣！」

「頭擺在杉仔前个誓言係：『雙雙對對、永不分離、雙燭透尾』。佢永久記得。」茶花真心真意、軟聲軟斗念出多年前，正結婚時，兩儕在杉仔前个誓言。

阿榮牯聽咗，伏到茶花个肩頭，一句話也講毋出。想著自家為著尋人出水，擎槌擎棍，搵死恁多人。如今官廳天羅地網愛捉人斬頭，嘎連累舖娘跔等死，仰會恁衰！膝頭就會出目汁喔！

茶花氣杳杳仔，擎起手來輕輕仔娑阿榮牯个耳公、面頰卵，又輕輕拍佢背囊，像拐細人仔共樣惜無停。茶花痛難難仔講：「到該時，擎該旗。無要緊！無要緊！」。

阿榮牯伏到茶花个胸脯上，想起疼惜佢个阿姆，嘎目汁闌干啞聲喊：「阿～～姆～～！」聲音翕到茶花个胸脯肚，低沉低沉，無人聽仔清楚。茶花跔等流目汁，兩隻手搨等阿榮牯个背囊拍無停。

正月時節，北風吹來，冷沁沁仔。花園肚个山茶花，分風吹到裁來裁去，強強會分風吹拗忒樣仔。

該日臨暗仔，阿榮牯盡知己个叔伯阿哥，驚驚險險、翻山過坳，來到阿榮牯囡命个所在，愛尋阿榮牯講話。該央時，阿榮牯當當係無安無樂、貓拖糞耙个時節，這下看著阿哥單人獨馬，跔工來看佢，十分感心。

無想著阿哥帶來壞消息：官廳毋敢入山捉阿榮牯，就拿「剿滅全中港肚黃姓人」來威脅族人交出阿榮牯。

阿榮牯聽咗這消息，頭那噉噉滾。佢慢慢仔企起來，面向大門，目神迷迷痴痴，問阿哥講：「係恁樣，愛仰般正好？」

阿哥將嘴肚个煙，一口氣嘍出來，將煙屎仔斂忒，停好久仔，歸面仔不得不做痛苦決定个表情。佢慢慢仔講：「英雄本色，敢做敢當，你應當出面自首。」

阿榮牯背向阿哥，挺起胸脯，細細聲像講分自家聽：「敢做敢當，絕對毋好連累族人。」

茶花兜等一盆豆仔飯放到桌上，踏出踏入，準備食夜。又兜一盤糟嫲肉入來个時節，聽著佢兩儕參詳阿榮牯應當自首个話。佢黏時心肝撈撈，心臟像會飄出來共樣佇毋著。佢遽遽走入灶下，手撐等灶頭，緊啟大氣，像啟氣毋出樣仔。

茶花个大俵仔看著阿姆痛苦个樣仔，拉厥个衫尾喊：「阿姆！阿姆！」茶花跔下來，捕等俵仔緊噉眇。

第2日，天濛光，阿榮牯肩胛揸等細包袱，輕手輕腳開門，隨時手遽腳活走出門去。佢行到摶茶花定親時選个杉仔前，將茶花送佢个sirawai(用螺貝珠、螺貝片編个細帽仔)掛到尖尖个樹枹項。佢恠著恁樣茶花一定會了解佢永久愛佢个心意。了後，阿榮牯一心想將事情做到了了利利，就兩步做一步下山去哩。

天光哩，茶花在眠床目珠一擘開來，無看著阿榮牯，心肝嘎亂忒。佢拿起阿榮牯出門前，脫下來攞到凳仔項个舊衫褲，呆一下——無成阿榮牯去自首？

茶花無洗面，乜無梳頭，鬢頭絞髻，礮礮舂舂撞到門口，看著阿榮牯平時出門，一定會帶到身邊个戇狗，本本綯到屋脣个柚仔樹下。佢歸身仔起雞嫲皮——阿榮牯斷真去自首？

佢解開綯戇狗个索仔，戇狗隨時躍往出，像愛煞煞尋主人共樣。茶花也腳無搭地，追等出，也愛去尋阿榮牯。

躉狗飄到佢兩儕定親時選个杉仔前，對阿榮牯掛到樹柁頂个細帽仔，嗷嗷嗷嗷吠無停。

茶花氣急急趕到來，看著老公將自家親手用螺貝片，編來送分佢作紀念个細帽仔，掛到杉樹柁頂，茶花黏時像分雷公敲著共樣，天眩地轉，絕望到至極——阿榮牯已經去自首咁！

茶花伏等杉樹，噉噉大噉。佢緊搥樹仔緊喊：「你仰毋等偌！你仰毋等偌！為著若个愛，偌麼个就毋驚；總係若个夢，偌永久珍毋著！偌永久珍毋著！鳴～鳴～。」

茶花悲傷過度，噉失忒理性，用頭那大力撞尖尖个叉極。黏時歸面仔血流血濯，蹺蹺橫，橫到杉樹下。樹下有幾頭山茶花，一片一片紅紅个花，謝到滿地就係。紅漬漬仔个山茶花摻茶花流下个血，擺擺合合，分毋清楚。

茶花因為血失忒多，過身哩！阿榮牯自首後，黏時分官廳斬頭。佢兩儕在天頂相惜相陪，永不分開，分後輩人無限个思念。

附註：

①：本文男主角「阿榮牯」的故事，係根據田美、南庄開墾先驅黃祈英（1786～1826）的事略加以渲染而成。其寫作理念著重於賽夏與客家之族群融合。（南庄鄉志）（南庄鄉公所 2008）p.764～p.765

②：嘉慶年間，在頭份斗換坪設斗換所，辦理漢人與原住民物產交易。（矮靈、龍神與基督）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／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7）p.103

③：日本自 1624 年至 1853 年行鎖國政策。河合敦（早わかり日本史）（日本實業出版社 2006）p.181

日本自 1639 年頒鎖國令以來，僅許中國商船與荷蘭船隻駛到長崎貿易。曹永和（台灣早期歷史研究）（臺灣研究叢刊 2006）p.483

荷蘭人將收集到的鹿皮全部運往日本出售。楊彥杰（荷據時期台灣史）（臺灣研究叢刊 2000）p.215

④：賽夏族於農曆三月十五日左右播種時節舉行祈天祭。祈求風調雨順，農作物豐收。簡鴻模（矮靈、龍神與基督）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／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7），p.103



## 作者感言

我為什麼發瘋伏案寫客家小說？說來別人也許不太相信，我是被一群「復育」本土語言的工作者感動的。就這麼簡單，請不要不相信！

有人告訴我：如果不努力，50年後，客語會消失，客家人就不見了；還擺出一大串調查統計數字作佐證呢！這種族群將「漸次滅絕」的預告太恐怖了。你我的族群就要消失，就像電影2012年所述地球會毀滅一樣，你能接受嗎？

報載，一群清大教授準備成立原民專班。他們無私無我，致力重建母語的情懷，想必也是心同此理吧！

感謝客委會全方位的出擊及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規劃，領導我們手牽手，心連心，為本土文化的延續，各盡一份心力。

曾秋仁

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教師兼總務主任

